





墨子卷之三

天志上

歸安 茅坤 校閱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  
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  
家所避迯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相儆戒皆曰  
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  
而可爲也非獨處家者爲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  
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迯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



其相倣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虞  
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為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倣  
戒猶若此其厚况無所避逃之者相倣戒豈不愈厚  
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曰焉而得罪將惡  
避逃之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人  
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倣  
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  
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  
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為天之所欲也我為天之所

欲天亦為我所欲然則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  
崇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崇中也然則  
何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  
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  
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  
亂此義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  
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  
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  
已而為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



得次已而為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  
治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  
為政有天政之天子為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  
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為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  
之明知也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為政  
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牝牛羊豢犬彘潔  
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  
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我也我所以知天之為政  
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

也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  
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賤必得  
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  
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  
賞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  
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  
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  
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為博焉利人者  
此為厚焉故使貴為天下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



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  
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詭天中誣鬼  
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  
而賊之惡人者此為之惡也賊人者此為之厚也故  
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  
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  
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  
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  
民莫不牯牛羊豢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

帝鬼神天有色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  
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  
也則天也若以天為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  
與人相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  
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  
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  
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  
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  
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



此行反此猶倖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集小家  
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  
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  
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  
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園  
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  
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  
義則大其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  
之

天志中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為仁義者則不可  
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  
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  
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  
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  
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  
且賤者不得為政乎貴且知者然後得為政乎愚且  
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



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倘明知之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崇必齋戒沐浴潔為酒醴案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析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鮮之道也知

之曰明哲維大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既以天之意以為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將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不欲大國之亂小國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上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



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  
家治用足則內有以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  
有以為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諸侯之寃不興矣邊  
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  
臣上下惠忠父子兄弟慈孝故惟毋明乎順天之意  
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  
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  
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  
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異

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今國君諸侯之有四  
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為不利哉今若  
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  
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  
此今若處大國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求  
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崇必至矣然有所不為  
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為人之  
所欲而為人之所不欲矣人不所不欲者何也曰病  
疾崇也若已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是率



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崇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為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熟六畜遂疾蓄戾疫凶飢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擻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也而

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為山川谿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為王公侯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為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雖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



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子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

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欺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歛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樂玉傳遺後



世子孫曰將何以為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  
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  
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  
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  
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  
既可得留而已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  
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  
厲焉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  
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

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  
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歛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  
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  
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  
槩孟博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為將以識夫憎人賊  
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明之道之曰紂越厥  
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  
虜侮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察天以縱棄紂而  
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



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辟人  
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  
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圓與不圓也曰中吾規者謂  
之圓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圓是以圓與不圓皆可得  
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圓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  
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  
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  
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  
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

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  
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談順天意謂  
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  
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  
以為法立此以為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  
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  
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  
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  
法也



天志下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



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為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為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

得次已而為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已而為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已而為政。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物豢其牛羊，犬豕潔為黍，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祠，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可



意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為知天為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為善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無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物黍其牛羊犬豕潔為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

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直兼愛天下也從而利

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



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實  
使之處上位立為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其  
賞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  
天下也從天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詭侮上帝  
山川鬼神天以為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  
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耘  
失社稷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  
萬世子孫繼嗣喪之責不之廢也名之曰失王以此  
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為義者則不可

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  
也兼之為道也義正別之為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  
若曰大不小攻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許不欺  
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  
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  
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  
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歛  
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  
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



也詐則欺愚也貴則敖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  
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  
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  
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者不仁  
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歛天下之惡名而  
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  
之以為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  
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圓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  
天之以為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之  
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  
國之君寬者然曰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為  
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  
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  
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民之格者則  
勁拔之不格者則係操而歸大夫以為僕園胥靡婦  
人以為春首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義以  
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  
之君亦不知此為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絀



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為不仁  
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為人後子者必且欲  
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  
必不曰文武之為正為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  
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  
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  
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  
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  
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

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况有踰於人之  
墻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  
玉蚤索者乎與踰人之欄窰竊人之牛馬者乎而况  
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夫之為政也自殺一不  
辜人者踰人之墻垣担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  
庫竊人之金玉蚤索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牛馬  
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  
禹湯文武之為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  
相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為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



此為踰人之墻垣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  
金玉蚤繁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  
與人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  
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黃我者則豈有以異是黃  
黑白其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  
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  
人於此能少嘗之其謂其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  
知其其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  
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為文義此

豈有異黃白黑其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以  
為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為法也於先王之書  
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子懷而明德毋大聲以色  
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  
志為法也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  
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  
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  
義之經也



明鬼下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是以存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為淫暴寇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



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且暮以為教誨乎天下之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然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為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為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為明察此其說將柰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為儀者也請惑聞之見之則必以為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物聞鬼之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為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為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



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  
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  
折脊殪車中伏致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  
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為君者以教其臣為父  
者以警其子曰戒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  
神之詳若此之懔懔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  
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昔者鄭穆公嘗書日  
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  
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禱帝享女明德使子鋤女壽十

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母拜稽  
首曰敢問神曰予為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為  
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  
者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  
殺我而不辜死人母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  
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  
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  
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  
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



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言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  
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惜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  
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宋文  
君鮑之時有臣曰祈觀辜固嘗從事於厲株子杖揖  
出與言曰觀辜是何陸壁之不滿度量酒醴染盛之  
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夏秋冬選失時豈女為  
之與意鮑為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繯之中鮑何  
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為之株子舉揖而橐之殯之壇  
上當是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宋之春

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  
若此其惜邀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齊莊君之有所謂王里  
國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  
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  
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出血搯羊而漉其血讀王  
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  
觸之折其脚桃神之而橐之殯之盟所當是時齊人  
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



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者此其惜  
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  
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母人之所施行不可  
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  
之請豈足以斷疑哉柰何其欲為高君子於天下而  
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曰若以衆之耳目之請  
以為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  
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為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  
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為法矣若苟昔者三代

聖王足以為法然則姑言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  
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  
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心神為有是故攻殷誅紂使  
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心則武王何祭分哉非為武  
王之事為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僂也必於  
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告聽  
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  
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  
為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為以敢位必擇國之文



元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脂肥倅毛  
以為犧牲珪璧璜七稱財為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  
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  
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  
必先祭噐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  
不與昔聚群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古者聖王必  
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  
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  
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恐  
後世子孫不能敬若以取羊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  
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  
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  
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為君子之道也  
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  
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亦何書之亦何書有之  
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  
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



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止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虫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住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周商之鬼也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止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六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

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焉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于祖而廖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為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僂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



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  
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社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  
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  
賢如罰暴也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  
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為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  
潔庶男女之為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為淫暴寇亂  
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  
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現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  
潔庶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為淫暴寇

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  
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間疑乎鬼神之  
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  
不可為幽間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  
之罰不可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  
必勝之若以為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  
下上誅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  
帝行放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湯以車九兩鳥  
陣鴈行湯乘大贊犯遂下衆人之螭遂王乎會推哆天



戲故昔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之推哆大  
戲主別兇虎指畫殺人人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  
然不能以此罔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  
為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  
為然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  
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  
剝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  
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  
先度國節窺成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惡

來衆畔百走武王遂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繫之  
赤環載之白旗以為天下諸侯儆故昔者殷王紂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惡來崇侯虎指  
寡殺人人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罔  
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力  
勇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  
小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  
以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  
而害為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為鬼非也



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今有子  
先其父死第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然而天下之  
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毋非兄  
而姒也今潔為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請  
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  
鬼神請亡是乃費其所為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  
之特注之汗壑而棄之也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  
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請亡此猶可以合驩聚眾取  
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請無有是以

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  
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  
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為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  
為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為祭祀也非直注之  
汗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眾取親  
乎鄉里若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兄弟而食之也則此  
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  
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



非樂上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榻棗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遠野之居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



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者之不  
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乎墨子曰  
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為樂器以為事乎國  
家非直楛潦水折壤坦而為之也將必厚措歛乎萬  
民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為  
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歛乎萬  
民以為舟車既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  
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  
民出財齊而予之不敢以為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

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  
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  
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為之撞  
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  
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  
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  
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為之撞  
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  
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是故乎墨子曰



厚措歛乎莫民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笙之聲以求  
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  
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  
之鍾猶是延門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  
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  
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將必使  
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  
轉朴使大夫為之廢大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為  
之廢婦人紡績織紉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

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矣是故子墨子曰為  
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笙之聲既已具矣大人  
鏘然奏而獨聽之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  
不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  
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  
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昔者齊康  
公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飲不  
美面目頰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處不  
足觀也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此等不從事乎衣



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無為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以為絳屨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穡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絀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主不賴其力者不主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

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直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稼耕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絀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繆此其分事也今惟母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母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直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



是故倉粟府庫不實。今惟母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惟母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夙興夜寐紡績織經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繆是故布繆不興。曰孰為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桓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殄其家。必懷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上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非命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氏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雜於民間者衆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駟百姓之從事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



明辯然則明辯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多者也是非利害之辯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蓋嘗尚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

易民未渝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出國家布施百姓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設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益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



方論數而五者是也。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諄也，說百姓之諄者，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為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絕長繼知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昔

者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柰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卿者言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罰，以勸賢，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



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辯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治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固賞也

以此為君則不義為臣則不忠為父則不慈為子則不孝為兄則不良為弟則不弟為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昔然則何以知命之為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苦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



惡襲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  
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禋不祀乃  
曰吾民有命無廖排爾天亦縱之棄而弗葆此言武  
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  
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  
用不足上無以其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  
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  
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  
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  
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  
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  
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